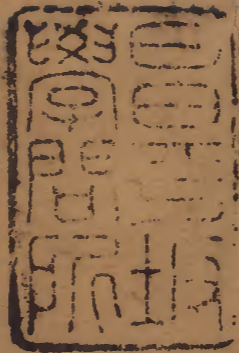


藏書世紀列傳
六十五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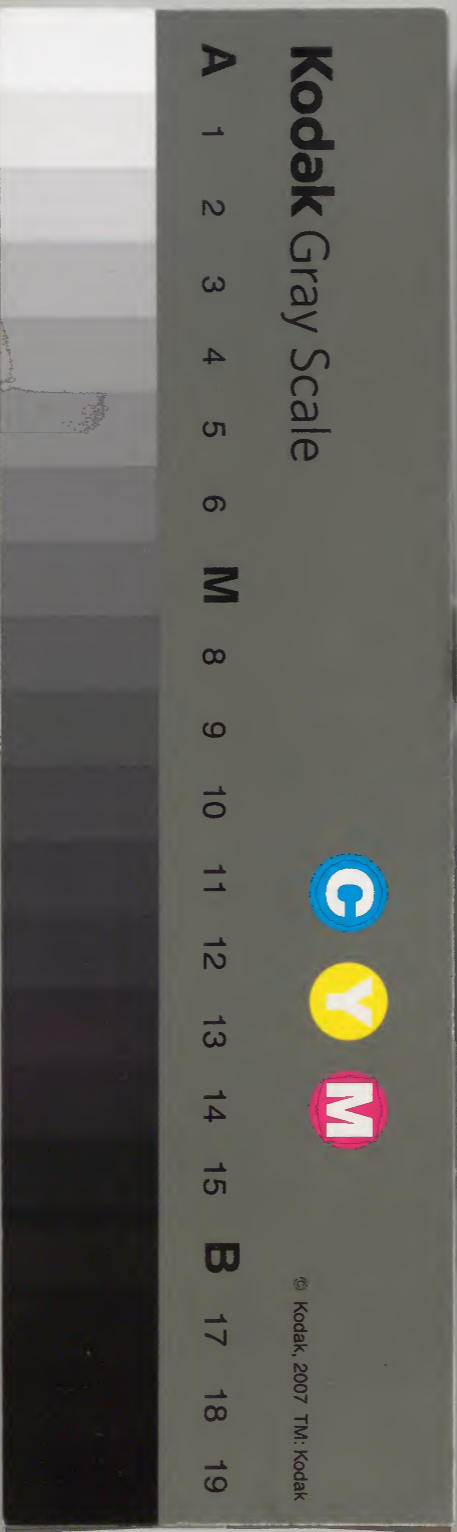
廿四止



漢書門			
八	八	三	類
一	六	〇	號
三	一	〇	架
四	二	〇	冊

內閣文庫			
三	八	〇	漢
六	八	〇	書
一	三	〇	架
〇	四	〇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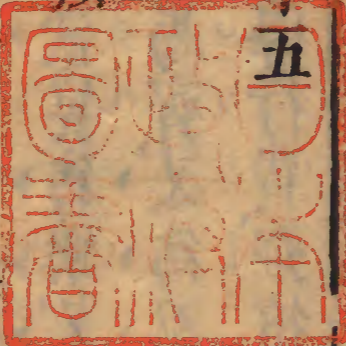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20
冊數	34	(24)
函號	286	61



藏書近臣傳卷六十五

宦官一

正直中官呂強



淺草文庫

呂強少以宦者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再四因上疏陳事曰伏聞中常侍曹節等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陛下不悟妄授茅土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為蕃輔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益所以冒死陳愚忠者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耳臣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今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喻以詔書令其極對邕承旨毀

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審其言至今宣露羣邪項領膏尾
拭舌競欲咀嚼致邕極罪室家遠徙老幼流離是令羣臣
皆以邕爲戒不敢復盡忠言也故太尉吳頰武勇冠世習
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勲烈獨昭而爲司
隸校尉陽球所誣一身旣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
望臣謂宜更徵邕授任反頰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
帝不聽時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絲女販賣更相盜竊爭
鬪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
轉相倣倣驢價遂與馬齊又爲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
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強復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

不生陰陽
一語亦佳

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
歛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廩
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
獻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願陛下詳思臣言書奏亦
不省中平元年帝見黃巾賊起乃召問強所宜施行強言
宜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
納之先赦諸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徵還宗親
子弟在州郡者然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亦怨強入骨矣
於是遂共構強與黨人共訕議朝政數讀霍光廢昌邑王
傳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召怒曰吾死亂至矣

丈夫盡忠國家安能對獄吏遂自殺時宦者濟陰丁肅下
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並清謹還
在里巷不爭威權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為風角博遠有
奉公之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退還寺舍以自養

小心內侍高力士

聖曆初嶺南討擊使上二闕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
強悟敕給事左右後坐累逐出中人高延福養以為子因
善武三思歲餘復入禁中玄宗在藩力士傾心歸附已平
韋氏乃擢內給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
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

奴婢極品

者尚寡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寢多至九
士則四方奏請皆令先省後進小事則專決雖洗沐未嘗
出帝曰力士在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韋堅楊
慎矜楊國忠安祿山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
士以相扶助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他王公主盡呼力士
為翁帝或不名力士而呼將軍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憚
幸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
國用稍充帝謂力士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
將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且
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糴

不止則私藏。又天子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狂易，語謬當死。及帝走蜀，力士從帝，進齊國公。肅宗即位，靈武帝聞而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也。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盡為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為何憂？臣不敢聞命。後從玄宗還京，玄宗徙西內，居十日，為李輔國所譖。肅宗信之，除籍，長流巫州。巫州地多薺而不食，力士因感而詠曰：兩京秤斤賣，五谿無人採。夷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嘔血而卒。年七十九。初，太子瑛既廢，武惠妃方寵，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

以肅宗長欲立之而未決，居常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豈膳羞不具邪？帝曰：爾我家老奴，揣我意何為？力士曰：豈以嗣君未定邪？推長而立，孰敢爭者？帝曰：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以邀賞，帝嘗曰：朕春秋高矣，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讐，付諸將，寧不自暇逸乎？力士對曰：臣間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強，臣恐禍成不可禁。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平？帝不答。明年而祿山反。

忠謹中官馬存亮嚴遵美

馬存亮元和時累擢知內侍省事敬宗初深署工張韶與
卜者蘇玄明謀爲變帝大驚遽幸左軍存亮出迎捧帝足
涕泣自負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右神策大將軍康志
睦率騎兵討賊射韶及玄明殺之賜存亮實封戶二百存
亮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太和中致仕封
岐國公卒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資性畏慎始去禁衛衆
皆感泣唐世中官以忠謹稱者唯存亮及西門李玄嚴遵
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寔爲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
謀弑宣宗是夜季寔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遵美歷
左軍容使嘗歎曰非司供奉官以勝衫給事今執笏過矣

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忠節中官張承業

張承業禧宗時宦者也昭宗爲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先
遣承業使晉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在外者
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李克用憐承業匿之斛律寺及晉王
病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莊宗兄事承業甚親
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
凡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多承
業之功莊宗歲時自魏歸省須錢蒲博而承業主藏錢不
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其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

罷承業出寶帶幣馬以贈莊宗指錢積語承業曰和哥乏
錢可與錢一積可用帶馬爲和哥繼岌小字也承業謝曰
國家之錢臣不得私莊宗語侵承業承業怒曰臣老敕使
豈爲子孫計耶惜此庫錢欲佐王成霸業爾王若欲用何
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劔
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
國之讐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太后聞
之使召莊宗莊宗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以杯酒之失
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太后
使人謝承業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天祐

十八年莊宗已許諸將卽皇帝位矣承業方臥病聞之自
太原肩輿而至見莊宗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
欲雪國家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也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
名自居豈王父子初心哉且梁唐晉之仇賊今王誠能爲
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子孫而立之使唐
之子孫有在者乎夫孰敢當此使其無則誰可與王爭者
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
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
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
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

狼賊奄豎趙高

趙高，奄人也。始皇巡遊至沙丘，道病，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而始皇崩。趙高故在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死，行遂從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為皇帝，趙高為郎中令。二世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恐諸公子欲與我爭，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大臣皆累世名貴人，

也。積功勞，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可因此時按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相連逮者，不可勝數。而六公子一時戮死於社。公子將閭兄弟三人囚於內宮，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為誹謗，用法益刻。於是戍卒陳勝等皆起。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為非。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使

高決諸事、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劫進諫、二世下去疾、斯劫吏案罪、去疾劫自殺、斯卒囚、龍五刑、三年、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八月、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高前數言關中盜無能爲、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而前、章邯等軍數却、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聽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

殺之心不樂、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詐爲有夫賊、令樂召吏、發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閻樂前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勿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勿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

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蓋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夷高三族，以狗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降沛公，至項藉殺之。」

之

固寵宦侍石顯

石顯字君房，與弘恭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漢初諸侍中皆用士人，自武帝遊宴後庭，始以宦者代士人出入命。至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病，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廷，自初元中，諸殺前將軍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廢錮不用，後大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望、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

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臬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臬髡爲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建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勢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在內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遂請間言事上聞遂言顯顯權大怒罷遂歸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下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右者然野王親昭儀兄

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以爲三公上曰善乃廢不用顯內自知擅權專柄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間已乃時歸誠取一言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惟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而怜之數勞勉顯加厚賞顯聞衆匈言已殺

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已時明
經著節士瑯琊貢禹為諫議大夫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
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為實未嘗
妬譖望之也元帝崩成帝即位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
史條奏顯舊惡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諸
所交結以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
御史中丞伊嘉為雁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雁鹿徙菟去
牢與陳實無賈

恃恩宦官單超等五侯

桓帝初超與徐璜貝瑗為中常侍左悺唐衡為小黃門史

初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
權威威振天下冀自殺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
忌恣多行鴆毒帝逼畏日久會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
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衡對曰單超左悺徐璜貝瑗常
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
將軍專國逼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何如
超等對曰奸賊當誅久矣但恐陛下中復狐疑耳帝曰奸
臣脅國當伏其罪有何疑乎帝於是遂與五人定議收冀
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悺衡遷中常侍封超等為列侯五人
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及超病卒賜東園秘器其四侯轉

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璜，兄子
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
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沙
南黃浮爲東海相，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收拷，案宣罪棄市，
暴其尸，以示百姓，璜詐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於是
五侯宗族賓客，滋爲貪虐，殆遍天下矣，民不堪命，始起而
爲寇賊，八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
鄉侯稱，棺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贓罪，徵詣廷尉，
瑗貶爲都鄉侯，卒於家。

結恨宦侍曹節王甫

曹節，桓帝時遷中常侍，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
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卽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
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太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
與長樂五官史朱瑀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
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宦者積怨
竇氏，以衣車載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節等欲別葬太
后，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
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
不生還矣。」時議者數百人，各瞻望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
時定。」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

帝無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李咸曰臣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曹節王甫以為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享今竇氏罪深不得合葬先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閭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為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明光

透語不須

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毋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從之未幾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猛以詐書言直不肯急捕猛坐左轉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而節甫父兄子弟為卿校牧守令長者所在貪暴百姓不堪矣甫養子吉為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球果遷司隸甫

待事不可

為陽球不
得其死亦
甘之矣

痛書

卷六十五

三

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時甫休沐里舍
頰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頰及中嘗侍淳于
登袁赦封勗等罪惡悉收甫頰等下洛陽獄及甫子永樂
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嘗先為司隸
乃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
老父球曰爾罪惡無狀乃欲論先後求假借耶篋朴交至
父子悉死杖下頰自殺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榜曰
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北球既誅甫欲以次
表曹節等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
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收淚曰我曹可自相食何

宜使大鴟其汴乎即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愆過
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隸帝乃徙球為衛尉節救尚
書令召拜不得稽留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
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誅王甫段頰蓋狐狸下醜未
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
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乃拜受命于是曹節朱瑀
等權勢復盛球下獄死而節領尚書令光和四年乃卒

報怨奄人侯覽

侯覽桓帝初為中常侍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
侯建寧二年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

報怨二字
是為之

近臣

近臣

卷六十五

古

貪侈奢縱前後侵奪人宅三百餘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闕高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畧婦女請誅之而麗伺候遮截竟不得上儉遂破覽家宅籍沒貲財具言其罪覽亦遂誣儉為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卓吾曰黨錮之禍起於張儉一人諸賢盡夷宗社遂傾而儉獨存顏何厚也

固寵宦侍張讓趙忠

靈帝時張讓趙忠並遷中常侍曹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與

讓及段珪等十二人皆封侯貴寵父兄弟有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張鈞上書言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賊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寇徒跣頓首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誣走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諂事發覺受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嘗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天下田畝稅十錢以

修宮室、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不之官、皆近遣之、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仍積其中、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復藏記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及上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誅中官、謀泄、讓忠等因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志、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是河上

畢音有假德行有便宜

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侍功奄豎李輔國

李輔國年四十、以閹奴事高力士、後得侍東宮、與陳玄禮等謀誅楊國忠、勸太子分玄宗麾下兵趨朔方、以圖興復、太子遂即帝位、及還京、拜殿中監、封成國公、輔國遂專掌禁兵權在左右矣、時太上居興慶宮、宮有長慶樓、樓南俯大道、父老過者、皆拜舞、然後去、輔國言於上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列陛下、帝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其如羣小何、陛下為天下

早從必言何至有此

藏書 近臣

卷六十五

七

主當爲社稷大計，且興福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異？上不聽。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帝泣不應。輔國懼，會帝屬疾，卽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官中。太上皇至睿武門，忽見射生官五百遮道，不得前。太上皇馬驚，幾墜。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陋，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爲者？叱使下馬。輔國失轡而呼曰：翁不解事，乃斬一從者以徇。力士向前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可各納刀呼萬歲。將士皆各納刀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以行。輔國乃與力士共執

轡，御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數十皆阉老不堪。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爲兵死鬼矣。自是怏怏不豫。至葉天下云：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南省視事。旣得志，乃求爲宰相。寶應元年，肅宗寢疾，先是張后與輔國表裏，顯權。至晚復有隙，內射生使程元振黨于輔國，上疾篤，后召天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制敕皆從之出。今主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二人皆陛下勲舊，今不請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更召越王係謀之。元振知之，密告輔國。輔國卽伏兵凌霄門，捕越王等囚之，而殺后。代宗立，輔國等以有定策功，愈跋扈難制。

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矍然欲剪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尚父。事無大小皆關白。輔國羣臣出入皆先請輔國。輔國頗自安。未幾程元振欲奪之。權請上漸加禁制。乃以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爲閑廐羣牧苑內營田五方等使。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輔國始惘然表乞解官。有詔進封博陸郡王。仍爲司空尚父。朝朔望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能平。既嗣位不欲顯誅。遣人夜何舉動刺殺之。

恃功奄豎程元振

程元振少以宦官直內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奸。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爲代宗。代宗立元振封保定縣侯。遷驃騎大將軍。邠國公。盡總禁兵。不踰月。權震天下。名在輔國之右。軍中呼爲十郎焉。宰臣裴冕與元振忤。乃發小吏贓私。貶冕。施州來瑱初在襄陽。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爲相。元振譖瑱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官。流播州。賜死。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搆自殺。元振又惡李光弼。數媒孽以疑之。故方帥繇是攜解。廣德初吐蕃黨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至者。虜扣便橋。帝倉惶出走陝京師陷。賊剽府庫。焚閭閻。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

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闕、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皆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帝還京、元振自二

原示婦人衣私入京師、舍司農卿陳景銓家、欲圖不軌、御史劾、索長流灤州、景銓貶新興尉、元振行至江陵死、

侍恩宦豎魚朝恩

至德初、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寶應中、還屯陝、代宗避吐蕃、東走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之功、朝恩媚之、乘相州敗、醜爲詆譖、肅宗雖不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故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子儀、王室再安、朝恩內慙、乃勸帝

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
數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敕使反邪
今屯兵足以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爲朝恩色沮而子
儀亦謂不可乃止朝恩怙貴誕辭每折愧坐人欲出其上
時元載爲相雖強辨亦拱默聽之唯禮部郎中相里造往
返不屈朝恩謀將易執政會百官于都堂言宰相和元氣
輯羣生今水旱不時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宜須
還避賢路坐皆失色獨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
踴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焉且軍卒不散故天降之災今
京師無事六軍自足而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繼也百師

無稍食皆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耶朝恩
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朝恩執笏升坐百官
咸在朝恩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
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而未發會朝恩有
養子令徽者尚幼爲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
朝恩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嘗有
司已奉紫服於前令徽稱謝矣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帝
以故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
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爲射生將自是朝恩隱
謀奧語悉爲帝知帝倚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

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嘗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温握
 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温代節
 度鳳翔陽重其權寔內温以自助載又議析鳳翔之郾與
 京兆以鄠整屋及鳳翔之寶鷄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
 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上地封殖不知爲虞
 也載留温京師未卽遣約與皓共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
 善圖之勿反受禍會寒食宴禁中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
 宮省帝聞車聲危坐以見之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尚
 悖傲強辨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卓吾曰元載亦有權術
 可用然代宗初失國倚恃魚朝恩實得朝恩力而卒受制

於朝恩及用元載力誅魚朝恩實得元載力而卒受制於
 元載然則爲人主者亦難矣不用不得用之又不得是以
 雖郭令公心事如青天白日人主難遽信也而况如今公
 者古今天下又最希鮮者乎吁非大聖人安能當九五之
 位與

悖逆奄豎仇士良

仇士良憲宗時數任內外五坊使按鷹畿內至文宗與李
 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數與守澄有隙故擢良爲左神策
 軍中尉已而訓謀悉誅中官士良知之乃與右中尉魚弘
 志挾帝還宮相臣王涯舒元輿等就縛士良乃脅令自陳

反狀以示于朝因縱兵捕殺無輕重皆死公卿半空事平
加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弘志右衛上將軍兼中尉李石輔
政稜稜有風岸士良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
辭位去澤潞劉從諫本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士良得
志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今大戮所加已不
可追而名曰逆賊使之含憤九泉且宦人根黨蔓延在內
臣欲面陳恐橫遭戮害謹修封疆繕甲兵爲陛下腹心如
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士良沮恐卽進從諫檢校
司徒從諫復言臣所陳係國大體可聽則宜洗宥涯等罪
不可聽則賞不宜妄出安有死寃不申而生者荷祿累上

辯明白

書暴指士良等罪逆自是文宗鬱鬱不樂兩軍毬獵晏會
絕矣開成四年帝苦風痺少間召直學士周墀問曰據爾
所况朕何如主墀再拜曰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者
謂與周赧漢獻孰愈耳赧獻受制疆臣今朕受制家奴由
此觀之不如遠矣因泣下墀亦伏地而泣始樞密使劉弘
逸薛季稜宰相李珣楊嗣復以帝有疾不朝謀奉太子監
國士良與弘志卽矯詔立穎王爲太弟武宗已立士良封
楚國公弘志韓國公俄而珣嗣復罷去弘逸季稜誅死賴
武宗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陽示尊寵會昌三
年士良罷爲內侍監知省事請老而卒士良之去也中人

近臣

近臣

卷六十五

三

似實貴人
之贈謀

舉送還第士良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一語乎天子不可令閑暇閑暇必觀書接見儒臣納諫諍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幸薄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蕩上心使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闢外事而後權柄在我也以故士良擅專二十餘年殺二王一妃四宰相竟保首領以死云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共謀誅已屢欲廢帝是日崔慎由為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見士良等坐堂上為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

人兄弟羣從且三百何敢與覆族事耶士良等默然久乃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陛而上數帝過失帝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為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加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唐宣宗八年召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宣宗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謂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宣宗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白衣黃衣綠至衣緋皆知感

此可言而不可揭

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宣宗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密奏曰：但有罪勿赦，有缺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蓋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然昭宗時，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時胤與中書舍人韓偓定計誅劉季述。昭宗反正，胤又欲盡除諸宦官。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它變。胤不從。昭宗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為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陛下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于法，而撫諭其餘。則人人自安矣。臣謂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不可用也。此機生則彼機應，所謂理系而焚之。

也。昭宗深以為然。已而偓為全忠所惡，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天祐二年，復召為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又按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皇后皆追贈。其太后則皆所生子為帝，而奉上尊號者也。憲宗以郭汾陽孫女為妃，既為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強恐既立之後，後宮不得進，遂終身為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然文宗崩，既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既有皇子諸宦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遺命立夔王王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雖當時中人專權，今古所無，然亦因

椒房虛位宮闈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威之人故上官彌留之際宰輔既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無忌顯違詔旨私立所厚而莫可禁止也

此處有非常模糊之文字，似為後代所加之評語或校勘記，因字跡不清，難以辨識其具體內容。

嬖幸二

嬖幸 鄧通

通蜀郡人以濯船為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悅尊幸之日異通亦厚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時聞如通家戲然通無他技能獨自謹身以媚上而上使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矣文帝嘗病癰通嘗為上嗽

餓死兆矣

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可人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齧癰太子齧癰而色難之何說已而聞通嘗為上齧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微外鑄錢下吏驗成矣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嗟夫景帝視父如冤仇雖與以天下如應得物也然則世曷嘗有父子之親哉徒有勢利耳矣

董賢

天子與布衣行與亦非通論

賢雲陽人哀帝立賢以太子舍人為郎賢傳漏在殿下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哀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哀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藉殿中止賢廬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臯又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

可晒

成書新臣

卷六十五

三

父恭爲少府賜爵關內侯。又以賢妻父爲將作大匠，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秘器，珠儒王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爲賢起家營義陵苑，內爲便房，剛柏題奏，外爲檄道，周垣數里，門闕罕恩，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平事者，乃以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夫躬宜陵侯，寵方陽侯，丞相王嘉

內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爲亂國制度。嘉寃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卽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及上舅丁明皆相繼爲大司馬，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寤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以賢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弟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欲令賢私過光，光知上欲尊

此則
孔光亦有

寵賢聞賢當來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
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
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
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得幸爲侍
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
其弟閎爲中常侍閎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爲中郎
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爲賢弟駙馬都
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
司馬冊文言允執厥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二公故事長
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知畧聞

咸言心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
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悅後上置酒麒麟殿
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皆在上在酒所從容視賢笑
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
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
亡戲言上默然不悅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矣賢第
新成功堅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
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
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
事吾令莽佐君乃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謁者卽

闕下冊免賢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
 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莽復風大司徒光
 奏賢學惡暴著自殺伏辜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
 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宥信
 與家屬徙合浦毋別歸故郡鉅鹿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
 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診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
 詡生，死，交，情。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
 以他罪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
 而王闔王莽時為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官世祖下詔
 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間闔修書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

其頭首今以闔子補吏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陳明卿曰孔光曲禮董賢而上喜南京止有大理薛卿
 而宦官反見重須知官爵不由弄兒即闔豎原稟廉耻
 無戴進賢便掃盡也

方士三

方士李少君少翁謬忌樂大公孫卿

武帝時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皆驚上有故銅器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宮中盡駭以少君爲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

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其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焉其明年齊人少翁

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以容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洞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

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置壽宮神君壽宮神君非可得見聞其音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後然後入因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獨心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後三年有司言今土帝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榮陽而還過雒陽是時天子始巡郡縣寢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官人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

成後悔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以二千戶封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輦斥車馬帷帳器物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費金十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

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汾陰巫錦爲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搭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天子使使驗問無奸詐乃以禮祠迎鼎至其泉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

因嬖人奏上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上駭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卿爲郎使東候神於太一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嶰峒幸其泉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母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五利其來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

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
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於
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上
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
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
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上始用樂舞益召
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箜篌瑟自此起其來冬乃遂北巡朔
方還祭黃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成
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上自得寶鼎與公卿
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齊人丁公年九

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
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
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
仙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
已不能辨明封禪事於是上盡罷諸儒不用遂東幸緱氏
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東上太山
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
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䟽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
無驗者公孫卿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
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

見巨公已忽不見上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宿留海上子方士傳車及問使求神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明日下陰道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

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壽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其後十三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而方士之後祠神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然終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者曹植作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其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道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

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奸宄以欺衆行妖隱以惑民
豈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
六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調笑
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吏員賞不加
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轂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
言出非常之語余嘗試却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
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左慈善修
房內之術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其始者老而有少
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若遭秦
始皇漢武帝則復爲徐市藥大之徒也

六十五卷

終

外臣總論

卓吾曰時隱者時當隱而隱所謂邦無道則隱是也此其
人固有保身之哲矣然而稍有志者亦能之未足爲難也
若夫身隱者以隱爲事不論時世是也此其人蓋有數等
焉有志在長林豐草惡囂耽寂而隱者有懶散不耐煩不
能事生產作業而其勢不得不隱者以此而隱又何取於
隱也等而上之不有志在神仙願棄人世如陶弘景輩者
平身游物外心切救民如魯連子者乎志趣超絕不屈一
人之下如莊周嚴光陶潛邵雍陳搏數公者乎蓋身雖隱
而心實未嘗隱也此其隱蓋高矣然猶未大也必如阮嗣

宗等始為身心俱隱無得而稱焉嗟夫大隱居朝市東方
生其人也彼阮公雖大猶有逃名之累尚未離乎隱之迹
也吾謂阮公雖欲為馮道之事而不能若馮公則真無所
不可者也

藏書外臣傳卷六十六

時隱

梅福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
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
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
軍王鳳鳳專執擅朝災異數見福復上書諫成帝久亡繼
嗣福又以為宜建三統○大○是○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先時匡衡
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
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以上承其王者之

不勞借
重

始祖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
 封君而上承湯統是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孔子曰丘殷人也
 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是梅福復
 言之緩和元年乃立二王後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
 福居家以讀書養性為事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
 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
 姓為吳市門卒云卓吾曰此大有力量大不安靜人但
 抽身早爾

逢萌徐房李子雲王君公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之長安學通春秋時王莽殺其

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
 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
 有頃乃首戴瓦盎哭于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及光武
 即位乃之琅邪勞山養志修道後詔書徵萌託老耄迷路
 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也今尚
 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即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
 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
 穢行遠遁以去惟君公遭亂獨不去僧牛自隱時人謂之
 論曰避世墻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為數言
 事不用乃自汗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儉牛口無二價也

周黨譚賢殷謨王霸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王莽時託疾杜門自後賊暴從橫殘滅郡縣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郎黨遂將妻子居龜池復被徵乃着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毀黨天子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建武中徵並不到王霸字儒仲亦廣武人王莽篡位弃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

周燮馮良

周燮字彥祖汝南人燮生而欽頤折頰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十歲就學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修似卓老賀問之好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宗族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勲寵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獨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良字君郎年三十為尉

從佐奉檄迎督郵，卽路慨然耻在厮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踪跡斷絕。後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腐朽衣裳，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燮良年皆七十餘終。

韓康

韓康字伯休，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康歎曰：「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矣。」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晨

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與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康因道逃，遁卒以壽終。

方便有得

范冉

范冉字史雲，陳留外黃人。年十八，到南陽，受業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冉好，違時絕俗，爲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爲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桓帝時，以冉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議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

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拮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有時絕粒問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臨命遺令敕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歛歛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歛畢便穿穿畢便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季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知也

漢濱父老

漢濱父老不知何許人也延禧中桓帝幸竟陵過雲夢臨

雜句卷

沔水百姓莫不輟觀之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使人問之老父不答溫乃下車自與之言老父曰我野人也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天子之君勞人自縱逸游無忌民無觀焉子又何故欲人之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畱父老

桓帝時黨錮事起守外黃令張升去官歸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將性命之不免矣因相

外臣

卷之六十一

五

亦矣

抱而泣。有陳留老父趨而過之。太息言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得而去。

魏桓

魏桓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姜岐

姜岐字子平。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喬玄爲上

味岐行是

邦太守。召岐。岐稱病不就。玄怒。敕督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殺之。益不可。玄怒。搗益。益得杖。諫曰。岐少修孝義。棲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故敢以死爭也。玄乃止。岐隱居。以畜蜂豕爲事。從學者滿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百姓就而居者數千家。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不進酒肉者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廬於冢側。致甘露白雉之異。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讐。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

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旌表。况在
清聽。不加哀憐乎。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
之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
被州辟。邕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
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道。不爲燥濕輕
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者也。後
郡召爲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
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
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華之間。爲封傳護送。蟠
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

邕言和
不可所

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
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旣別。執蟠手曰。君非聘
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
與言也。何意乃爾。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
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
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
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
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對爲
屋。自同傭人。居三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唯蟠確然
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

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自黃子琰爲吾故邪未必合
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
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以書勸曰前幕府
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而先生抗
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謂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穎
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
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
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
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
何必首陽蟠不答○妙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穎川韓融陳紀

等並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徵唯蟠不
到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脇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公卿多
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
年七十四終於冢

范曄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
遐棲豈若蒙穢悽悽碩人陵阿窮退

黃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鑿穎川荀淑
遇憲於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
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閔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

楊太滋

後書

外臣

卷六十一

寧識之乎。闕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戴良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少誕節，母喜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母。及母卒，良與兄伯鸞同居廬，兄啜菽，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良既才高，而論議高奇，多駭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為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無與為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不到。州郡迫之，乃遜入江夏山中，以壽終。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疎裳布被，竹笥木屐，隨時嫁遣，不稱費也。五女皆能遵其訓，亦有

隱者之風焉

袁閔

袁閔字夏甫，少厲操行，徵聘舉召皆不應。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皆不受。閔見時方險亂，對其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竟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閔遂散髮絕世，欲投山林。以母老，乃築土室，四周於廷，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潛身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

鄉人就閔避難者，皆得全免。閔遂卒於上室，敕其子勿設殯棺，但着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牀之上，以五百鑿爲藏。

郭泰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幼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乃游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大奇之。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或勸之仕，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地理，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性明知人，好漿訓士，類容貌魁偉，嘗於陳梁間行。」

石布套石
人各有詞
章本

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
皆如此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
不能傷也建寧元年陳蕃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慟哭之
於野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
屋明年卒年四十八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
共刻石立碑碑文蔡邕所製也邕嘗謂涿郡盧植曰吾爲
碑銘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耳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
斥林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
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慎勿恚
恨也茅容陳雷人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

獨危坐林宗行見之遂請寓宿且日殺雞林宗謂爲已設
既而已爲母共而以草蔬飯客林宗起而拜曰卿賢哉宜
勤於學孟敏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林宗問之對
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異之亦勸令游學庾乘少給
事縣廷林宗見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
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
貴濟陰黃允以儁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
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
女求婚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婦夏
侯氏婦謂姑曰今當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於是大

集賓客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宗十五事遂登車去允以此
遂廢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
許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郝
禮真等六十人皆成名於世

徐穉

徐穉字孺子南昌人時陳蕃爲太守蕃在郡不接賓客唯
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延禧二年蕃爲尚書令與僕射
胡廣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伏
見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闕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
行純備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

月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徵之並不至因問蕃曰徐穉袁闕
韋著孰爲先後蕃對曰闕生出公族聞道漸訓日久著長
於三輔禮義之鄉皆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者若徐穉
生長江南而角立傑出尤爲難也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
就及瓊卒穉負糧徒步往弔之設雞酒祭哭畢遂去郭林
宗疑之乃選能言生茅容追及與之設飯穉臨去乃言曰
爲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
及林宗有母憂穉亦往弔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衆恠之林
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詳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
如玉吾何德以堪之

管寧

此人大用得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身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俱游學於異國而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寧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原及太原王烈等俱至遼東度虛館以待寧等寧乃廬于山谷之間時避難者多居郡南寧獨居北示無還意也鄰人有牛暴寧田寧爲牽牛着涼處自與飲食過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慙寧所居屯落皆會井而汲男女混雜每至爭汲鬪鬪寧多買汲器分置井傍而先汲水以待來者來者得而怪之問知是寧乃各相悔責不復鬪訟矣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篤行君子司徒蒞歆薦

寧曹丕篡位徵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至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子康及孫恭前後資遺皆受不讓至是日寧盡封還之卒年八十四初寧妻先卒知故勸寧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乎

王烈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其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後有老父遺劍于路有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

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于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與管寧、邴原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年七十八。

龐德公司馬徽

二人俱大用得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龜

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隴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不肯官祿，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

俗人遂謂龐公

張璠

張璠少游太學學兼內外袁紹前後辟命皆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亦不就徙遁常山遷居任縣曹操辟之又不肯詣正始初戴鴛之鳥巢璠門陰璠告人曰戴鴛陽鳥而巢門陰此凶兆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卒年一百五歲

焦光

字孝然

焦光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絕口不言及魏篡位常結草為廬於河之湄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

不與語司馬景王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語其後野火燒其廬光遂露寢冬雪大至光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後百歲餘乃卒

李士謙崔廓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博覽羣籍兼善天文術數隋有天下畢志不仕有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券曰債了矣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拒之一不受或謂之曰子多陰德矣士謙曰人所不知謂之陰德今吾所爲皆子所知何爲陰德嘗有客不信報應之說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非

報應之最著者乎。崔廓，安平人，少孤貧，屢為鄉族所屈辱，逃入山中，不應辟命，亦與士譙為忘年之友。故時稱崔李焉。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博覽文籍，仁壽末，州郡頻舉，皆不應。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嗟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而歌。

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遂不娶，以兄之子為嗣。兄子方在襁褓，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湏流，能食，乃止。

家苦貧，出為魯山令，玄宗存東都，醕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輦優妓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環譎光麗，德秀惟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薦，于薦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而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乃黜河內太守，而德秀於是知名。然非其好也。歲餘，駕柴車去，隱陸渾山中，不為墻垣，扁鑰，家無僕妾，日或不爨，唯飲酒彈琴以自娛而已。房琯見而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猶幸識元紫芝也。

鄭遨李道殷羅隱之

鄭遨白馬人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
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俱隱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
士其後徙居華陰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遨種田隱
之賣藥道殷有釣魚術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
不之求也唐明宗時以左拾遺召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
召皆不起

南安翁

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翁
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時人稱曰南安翁竟不知其
名誰也翁雖麻衣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凡案牘有

文籍視之皆經子陳忽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
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少焉二子歸捨鉏耨
客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翌
日見翁倉皇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入城何爲
到此曰吾以急事問之乃大兒於關外鬻果失稅爲關吏
所拘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
曰某老鈍無能全籍此子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翌日乏食
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三人爭
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郡守疑之呼
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守詢

誥敕在否兒曰見作一束寘甕中埋於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禮謝之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以居待鄰曲甚有恩禮以故無良賤老穉皆愛敬之稱之曰蘇翁焉身長七尺美鬚髯無疾病披荆畚礫爲圃藝樹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夜織履堅韌過革鳥人爭買之是以薪米不乏溉園之隙閉門高臥

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迹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

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帛，寘几上，力請與之。其載雲卿辭以詰朝上謁，及期遣使迎伺，則扃戶闔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

陳明卿曰：「折一角巾，可名隱士；要之林宗，自佳此牛子與之，亭長何罪如此厚道角巾可矣。」

藏書外臣傳卷六十六 終

藏書外臣傳卷六十七

身隱

莊周 ○附列禦敬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六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滌自恣，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為楚使

莊子豈肯
役于老子

書可傳乎
何用列傳

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狐豚，豈可得乎？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列禦寇，鄭人，問道於關尹子，復師壺丘子林、老商氏、友伯高子，隱居鄭圃，四十年無知者。著書行于世，劉向曰：列子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孝景黃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於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四皓

四皓者，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角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已，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大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而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不仕秦，亦不仕漢。

嚴尊

嚴尊，字君平，蜀人，常賣卜於成都，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為事。楊雄少從之游，屢稱其德。蜀有

後來為太
子一動其
如

或書

外臣

卷六十七

七

富人羅冲者問之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也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吾以下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亦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君平因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命者殺我身

何是君平設法

鄭樸

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修道靜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不至楊雄盛稱其德曰谷口子真躬耕巖石之

下而名振京師

向長禽慶

不事葦

向長字了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嘗讀易至損益掛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白當如我歿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子夏俱游五嶽名山莫知所終

埜王二老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光武送鄧禹西征既反因於埜王獵路見二老舉手西

指曰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晉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郊鄆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嚴光

嚴光字子陵餘姚人也少與光武同游學及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召之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

其何語

三反而後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因謂光曰聞先生至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上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管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女邪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對曰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

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去耕釣於富春山故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于家帝傷悼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

井丹字大春扶風郡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紛井大春性矜高未嘗修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好賓客更遣使要丹皆不能致信陽侯陰就者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譎五王求錢千萬約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而至

博而不精
多來此譏

其人好
清談真
可惡

既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其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一坐皆失色就不得已令去輦丹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閔仲叔荀恁

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嘗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投劾而去客居安邑老病家貧

外臣

吏有此客
亦是夫

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知勅
吏常給焉仲叔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
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亦修清節資財千萬悉
散與九族隱居山澤王莽末匈奴寇廣武聞恁名節相約
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
將軍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
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來
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月餘罷歸卒于家

梁鴻高恢

梁鴻字伯鸞扶風人受業太學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

臣擇君君
亦擇臣夫
婦茲然人
可不擇哉

誤失火延及它舍鴻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
主猶以為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因為執勤不懈鄰
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悉
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既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
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
嫁○九○上○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
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縷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
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
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
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傳粉墨豈鴻所願

鴻亦反服

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
 着布衣音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
 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嘗聞夫子欲隱居避世今
 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
 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為四皓
 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
 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
 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鴻乃易姓避期名燿字
 候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云云
 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

五噫並無
作處

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
 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
 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于贏博之間不歸
 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
 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初鴻友
 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華陰山中及鴻東游思恢作詩
 曰鳥嬰嬰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
 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高鳳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家以農畝為業而鳳專精誦讀

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鷄。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乃覺。故其後遂為名儒焉。教授西唐山中，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得不仕。」

詐語亦真

臺佟

臺佟，字季威，魏郡鄴人也。隱于武安山鑿穴為居，採藥自業。逢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候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

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奈何？」佟曰：「佟幸得保全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陽庶事，反不苦邪？」遂去，終不見。

矯慎馬瑤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少學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稱，然皆推慎先之。年七十餘，竟不娶，後忽歸家，自言死，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慎同郡馬瑤亦隱於沂山，以兔置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載書

外臣

卷之二十七

樊英

樊英字季齊，魯陽人。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鄉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安帝初徵為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強與入殿，猶不以禮屈。

果若其言
徵必矣

帝怒之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為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弗聽。英初被詔命，僉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此未可以病英也。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實怪而不

出而無所
只是不出

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如是年七十餘卒於家

樊英善藏其用

范曄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一也樊英楊厚初徵朝廷待若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是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象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踈及其陶摺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其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乎

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至乃誚譟禮樂謂遠術賤斥國華謂獨善以為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乎習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其將與夷狄同乎

周勰

周勰字巨勝光祿大夫舉之子而陳畱太守防之孫也少以父任為郎自免歸父故吏河南召夔為郡將卑身降禮以事勰勰耻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辭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屈後舉賢良方正亦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

門可常不
關

疾隱處竄身杜絕人事門巷生荆棘者十餘年至延熹二
年乃開門延客游談宴樂及秋而冀誅年終而勰卒蔡邕
以為知命云自勰曾祖父揚至勰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
家博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性恬靜寡欲不交人事大
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
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
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賔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
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友人郭正稱之曰

學既無常
家豈能作
大儒

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
可謂百世之師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
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寒貧子

寒貧子建安初客三輔至十六年關中大亂乃南入漢中
及漢中破隨眾還長安居窮巷小屋行乞以自給富貴人
饋遺之皆不受因號曰寒貧子云

翟莊

翟莊潯陽人少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弋或問漁獵同是
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

如此受用
何名寒貧

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鉤豈我哉時人以為
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華門命徵並不就

孫登

既出焉得
不笑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
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弦琴見者皆
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
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受而去皆捨棄人與語
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
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
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

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
所以保其燿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
難乎免于今之世矣

皇甫謐

附楊王孫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
父徙居新安年二十猶不好學游揚無度或以為癡嘗以
所得瓜與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
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何以慰我因
歎曰昔孟母三徙成仁曾父烹豕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
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

因對之流涕。謚於是感激遂去。就鄉人席坦受書。居貧帶經而農。博綜典籍。百家之言。始有高尚之志。專以著述爲務矣。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謚。修名廣交者。謚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謚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終。窮而不變也。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不過轉死溝壑而已矣。謚答之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所必全者。形也。所不可犯者。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

命安在其爲得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况乎弱且病也。日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又孰與富貴而擾神耗精者歟。夫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故一人死而人皆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人皆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又何損益於死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全矣。遂不仕。耽玩典籍。忘其寢食。時人謂之書淫焉。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

官或勸謚餞之謚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
不過鹽菜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吾
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
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謚上疏自稱草莽臣辭切言至遂
見聽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
書與之謚初服寒食散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
刃欲自殺濟陰太守文立表以命士有贄爲煩請絕其禮
幣詔從之謚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信哉夫
束帛芟芟易之明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
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

致之難也一讓而還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於伊尹文王
之於太公或身卽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
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况命士乎政之失賢于
此乎在矣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先生以爲
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
逃適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終
盡窮體反真故尸藏於地是以神不存體與氣升降尸不
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
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
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

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於秦始皇如令竟必有知用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况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槨備贈存物無異于埋金路隅而書表于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啟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將金環或捫勝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于是矣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吾本欲露形入院以身

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令故桶為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蘧蔭裹尸置尸牀上舉牀就院去於下尸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無種樹木無居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鬼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為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為誠死誓難違卒無改焉太康三年卒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謚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為晉名臣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

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必
 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之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
 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又不
 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候祁候與王孫書曰竊聞王孫先
 令羸葬令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
 先人竊謂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
 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乎王孫報曰蓋聞古之
 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
 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
 財單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

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
 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乃合道
 情夫飾外以華眾厚葬以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
 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
 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
 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肢體絡
 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
 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容昔帝堯之葬也窾
 木為匱葛藟為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殍故聖王生易
 尚死易葬也不加功于無用不損財於無謂今費財厚葬

歸歸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
祁侯曰善遂羸瘵

晉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
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所貴嘗著
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不詳姓氏宅
邊有五柳樹故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好讀書不求甚解
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傳得親舊知其
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環堵蕭然短褐穿
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

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
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年四十復謂親朋曰聊欲
絃歌以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縣有
公田悉令種秫曰今吾常醉於酒足矣家人固請種秔乃
以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久之郡遣督郵至縣吏
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奉事鄉
里小兒卒賦歸去來辭解印綬去在縣僅八十日秔既不
熟秫亦不收也後徵著作卽不就元熙中刺史王弘臨江
州嘗詣潛潛稱疾不見因語人曰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閭
而已初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弘後知潛

當往廬山，遣其故人龐通之齋酒，具先於半道。要潛潛比，遇便引酌，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弘見潛履穿，顧左右為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伸脚，令度履。弘復要潛至州，問其所乘，潛曰：「素有脚疾，向乘藍輿，乃令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言笑賞適，不覺有異也。初，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潛飲，臨去，與錢二萬，潛悉令送至酒家。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摘菊盈把，忽弘使送酒至，便就酌，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卿可且去。」郡將常候之，值潛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着，其大致如此。

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此山，潛又不應徵命，故時謂為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請續之與學上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潛賦詩曰：「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蓋訊之也。」潛氣豪一世，而沉潛不露，其妻翟氏亦安勤苦，與之同志。嘗於夏月高臥北窓，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但畜無絃素琴，每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亦未為深知先生也。時廬山釋慧遠結社東林，秘書丞謝靈運於山後鑿二池，植白蓮，呼曰

蓮社潛與慧遠素為方外交而不與蓮社之列一日過慧
遠甫及寺聞鐘聲不覺顰容遽命返駕故法眼禪師晚叅
示衆云今夜聞鐘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却廻
去此法眼特為陶公揄揚也慧遠持戒精嚴送客遠者不
過虎溪一日偕潛及簡寂觀主陸修靜不覺過虎溪數百
步乃相與大笑而別好事者遂作三笑圖以紀之蕭統云
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趨衆類抑揚爽朗
莫之與京橫素波而旁流于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
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自非
大賢篤志與道涉隆孰能如是乎蘇軾曰所貴於枯淡者

亦不枯

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
皆枯亦何足道黃庭堅曰寧律不諧不使句弱用字不工
不使語俗此度信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
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
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
之耳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
作但題甲子意者耻事二姓故以異之耶此知潛矣抑未
謂深知潛也耶當埃如潛者辨之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

手執香爐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戊申歲夏至
 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為筆畫灰中學書至十
 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
 雲視白日不覺為遠矣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
 日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中各有七十餘毛出外二寸許
 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
 深耻善琴棋工草隸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
 奉朝請雖在朱門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朝儀故事
 多所取正家貧求宰縣不遂永平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
 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

不枉其性
 便是與隱

一升以供服餌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第
 八洞天名金陵華陽之洞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
 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之館也自號
 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即以隱居代名徧歷名山尋訪仙
 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
 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
 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
 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豈惟身有仙
 相亦緣勢使之然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已處其上弟子居
 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為唯聽

吹笙而已。性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好著述。尚奇異。願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天官書也。用是激慕。張良爲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字及梁。武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旣早與之游。卽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弘景旣得神符秘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

輕。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使造年歷。至甲子歲。特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欲數曳尾之龜矣。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自隱處。四十年許。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脩本草。遇神仙桓闔。謂曰。君之陰功極著。以所脩本草。用蚩蚩水。蛭輩爲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形。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

放生郎
中

常香氣累日氛氳滿山詔贈太中大夫謚曰真白先生弘
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誕散平叔
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
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初弘景毋夢青龍無尾
自己升天弘景果不娶無子所著其秘密不傳及撰而未
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

宗測

宗測字敬微宋徵士炳之孫也少靜退不樂人間嘗歎曰
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感但當用
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量腹而進松朮

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又復何求平生善易老續皇甫
謚高士傳三卷

馬樞

馬樞扶風人也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周易梁邵陵王綸爲
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
講維摩老子周易道俗聽者二千人尋遇侯景之亂綸舉
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
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
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
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乃隱于茅山目精洞黃能視

閭中物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
秋去幾三十年

阮孝緒

阮孝緒尉氏人自幼沉靜恒以穿池築山為樂年十五冠
而見其父彥之彥之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
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
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罕見其
面天監中屢薦召不出著高隱傳上自炎皇終於天監末
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
錄為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為下篇外兄王晏貴顯屢

至其門孝緒度其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鄱陽忠
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欲就見孝緒鑿垣而逃曰我本不
應為王侯姻戚

睦夸

睦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好飲酒與崔浩相友善浩為司
徒奏徵為中郎辭疾不赴浩乃投詔書與夸夸不肯受曰
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乎桃簡浩小名也及
浩誅夸為素服經時乃止嘆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睦夸
遂作朋友篇

李謐

神童萬卷
亦要會讀

李謐趙郡人也年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鄉黨皆以神童稱年十八受業于博士孔璠每日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幃杜門却歸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公府辟召皆不就時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有親識求官者琛答之曰諸君獨不見趙郡李謐乎耽學守道不悶于時君等何為輕自媒銜又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師事之今李先生在邇何不往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國耳

孔淳之

孔淳之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

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畱共止遂停三載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肯往使謂之曰苟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元嘉初徵為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

翟法賜

翟法賜潯陽柴桑人也構屋於廬山以獸皮結草為衣雖鄉族親黨亦罕接見州奉詔徵為著作佐郎逃避不就太守鄧文子上表謂若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必獲恐致顛隕有傷盛化乃止後卒於巖石之間不知年

月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徵為揚州主簿，不就。自號被褐先生。

朱桃椎

朱桃椎，成都人也。結廬山中，夏則裸，冬緝木皮以自蔽。贈遺一無所受。嘗織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屨也。」以米茗易之，置其處，乃取履去，日以為常。終不與人接，其為屨用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易之。高士廉為長史，請見與語。

登視不答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為用，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嘆曰：「有道者，欲官之不肯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蓋誦盧照隣等皆事之。照隣有惡疾，感而問之，思邈委曲詳答，皆

藏書

外臣

卷六十七

三五

修史者誌
問第才
識次之

可聽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故其傳
最詳永寧初卒年百餘歲孫處約嘗以諸子見思邈曰後
先顯侑晚貴佞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
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為屬吏願自愛時思邈
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為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武攸緒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
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從
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為攸緒廬
巖下如素遁者盤桓龍門沙室間冬敝茅椒夏居石室所

賜金銀鎗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瘦栝塵尾皆流積
不御市田穎陽與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消青目
瞳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國子司業杜
慎盈齋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攸緒苦祈還山安樂公
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
卽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岬葛巾不名不拜攸
緒至更冠帶伏入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
帝愕然禮不及行親貴求謁寒溫外默無所言乃復聽還
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唯攸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
詔慰諭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就譙王重福之亂攸緒以誣

受用

藏書

外臣

卷六十七

七

被繫張說表置廬山中書令姚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輒出今州縣逼遣士爲驚嗟願詔賜嵩山舊居令州縣存問詔可開元十一年卒

崔覲

崔覲城固人老無子乃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各爲業而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詠相視爲娛文宗時詔以起居郎名辭疾不至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少高放舉進士一不第遂棄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性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

時乘舟設蓬席束書茶竈筆床釣具隨意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也少有俊才未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爲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爲凝所賞由是知名未幾凝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旣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不怒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徵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點繫洛師於今十年方

疾書
泰綸閣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即棄官歸
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
昭宗播遷圖以密邇即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
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赴朝參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
碑得絹數千匹圖致虞鄉市心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
時盜賊充路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全者
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爲柳璨所阻一
謝而還梁篡位徵爲禮部尚書以老病辭卒年八十餘按
梁室如敬翔李振杜曉楊等皆唐朝舊族重侯累將三百
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弑逆言之鳴邑唯圖清

以文字著
錢老遜一
頭地

直避世終身不仕焉

陳搏

陳搏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真源縣人也與老子同鄉里
四五歲猶不能言一日戲渦水之濱有青衣媪召置懷中
乳之始能言及長親喪先生曰吾將遊泰山之巔與安期
黃石童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脂草汨沒出
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散其家業惟攜一石鐺而去野冠
草服行歌坐樂日遊市肆或上酒樓或宿野店或遊京國
後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爲手詔召先生至則長揖賜號清
虛處士并賜宮女三人先生爲表謝上并有詩云雪爲肌

外臣

外臣

外臣

外臣

體玉為腮多謝君王送出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煩雲雨
下陽臺以書奏付官使即時遜去自言嘗遇鹿皮處士謂
武當山九室岩可居遂往棲焉服氣辟穀凡二十餘年撰
指玄篇八十一章入室還丹詩五十首又作釣潭集萬餘
字皆羅縷道妙包括至真嘗夜立庭間見金人持劍呼曰
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先生曰金人云歸成之地蓋秋
為萬物之所歸也吾其隱於西方乎是時年已七十餘俄
移居華山得古雲臺觀基闢荆榛而居之以契歸成之語
唐開元中有李琪者隱於華陽與先生遊更相酬倡先生
常閉門臥累月不起周世宗顯德中有尋訪者窺其戶聞

其無人惟獸跡自聲而已有樵于山麓者見有遺骸生塵
迫而視之乃先生也捫其心獨暖州將以聞世宗召見禁
中月餘方起因問以黃白事對曰陛下為四海之主當以
政治為念何留意于小道邪世宗不以為忤拜諫議大夫
固辭賜號白雲先生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有問之宋太
祖登極召不至興國初始赴召太宗詔服華陽巾草履垂
緜以賓禮見于延英殿賜坐延問甚久時上方征河東先
生諫止之會軍已興上不樂及兵還不利先生乃乞歸四
年後來始云河東可取暨王師再舉果執劉繼元平并州
上謂宰相宋琪等曰搏方外之士在華山已四十餘載度

其年蓋百餘歲語論甚高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
問曰先生得玄默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不知吐納養
生之理神仙黃白之事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
何益于世教聖人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
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行修煉無以加此琪等稱善以
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上屢與之屬和
詩什問曰若昔堯舜之為天下今可至否先生云土階三
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靜為治即今之堯
舜也上善其對欲拜諫議大夫固辭乞歸上知其不可留
即賜宴便殿詔宰臣兩禁赴宴為詩以寵其行仍賜龜鶴

鞍馬束帛又詔華陽刺史王祚時就存問其後再遣中使
就山宣召先生意甚堅使回具奏上又遣中使齋手詔茶
藥等物賜之仍仰所屬太守縣令以安車軟輪異數迎先
生先生乃為表謝上曰丁寧溫詔盡一札之細書曲軫宸
恩賜萬金之良藥仰佩聖慈俯躬增感臣明時閒客唐室
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善存四皓嘉遜之士
何代無之再念臣形如槁木心若死灰不曉仁義之淺深
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服脫籜為冠體有青毛足無草
履倘臨軒陛貽笑聖明願回天聽得隱此山聖世優賢不
忝前古數行丹詔徒煩彩鳳啣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

住獲飲舊溪之水飽聆松下之風咏味日月之清笑傲雲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雖潛至道之根芽盡陶聖域之水土敢祇睿眷俯順愚衷先生經史浩博尤精易學曉人察物辨別聖凡宋太祖太宗龍潛時與趙忠獻公遊長安市先生與之同入酒肆公因坐右席先生曰汝紫薇帝垣一小星爾敢據上次乎周世宗宋太祖同行先生云城外有二天子氣陳康肅公堯咨既登策過謁先生坐中有一道人鬢髻意象軒傲目康肅公連言曰南菴南菴語已徑去康肅公深異之問曰向者何人先生曰鍾離子也康肅公惘然欲追之先生笑曰已數千里矣康肅曰南菴何謂

也先生曰他日自知其後康肅轉漕閩中巡行墟里間聞田婦呼其子曰汝去南菴趣汝父歸康肅大驚問南菴所在視之則廢伽藍也有碣云某年月日南菴主人滅祠其真身于此乃康肅公生辰也先生稀到人間或遊華陰華陰令王睦聞先生來倒履門迎既坐先生曰子更一年有大災吾之此來有意救子子守官如是雖有患神理亦祐子乃出藥一粒睦起再拜受而服之睦回都下馬驚墮泔水善沒者救之得不死關中逸人呂洞賓有道術雖數百里頃刻輒到世以爲神仙常數至先生齋酬倡曾當春月於華山水邊石上閒步見壺公赤松子呂洞賓相繼至有

地神獻果一盤酒一器飲酌半酣各賦詩一首先生曰春
 暖羣花半開逍遙石上徘徊曾垂玉勒金闕閒踏青山碧
 苔洞中睡來幾載流霞獨飲千杯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
 雲去來壺公曰壺中自有樓臺四季羣花競開閒時則飲
 瓊液醉後或臥青苔逍遙非閑名利落鬼不染塵埃逢人
 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赤松子曰乍離南山竹齋因過
 舊隱天台洞中美酒纔熟路上羣花半開我骨非是凡骨
 君才亦是仙才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呂洞賓曰
 落鬼直至此來曾經幾度花開閒便着錢沽酒恣意千杯
 萬杯閒遊八十三天醉上茅君醮臺逢人莫說人事笑指

白雲去來先生一日謂賈得昇曰今日有佳客至當速報
 少頃一人衣短褐青巾叩門賈未及報其人倏爾遂去先
 生遽令追之一里餘復遇老人衣鹿皮者曰我神仙李入
 百也動則行八百里言竟亦失所在又晤老人鹿衣者乃
 太清得道白鹿先生李阮也先生曰吾其不可以留世矣
 端拱元年一日語門人曰吾來歲中元後當遊峩眉明年
 遣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往造之曰吾其歸於此乎
 卽草遺表其略云臣大數有期聖朝難戀已於今年十月
 二十一日化形於蓮花峰下張超谷中遣賈得昇并龜鶴
 鞍馬詣闕以進上獨覽久之以龜鶴鞍馬復賜得昇仍賜

何必疏聞

外臣

卷六十一

三

紫衣并賜號曰悟真又予錢五百萬俾營北極殿以終其志享年一百一十八歲得昇繼其觀事

河南節度使李守正叛周高祖為樞密使討之有麻衣道者謂趙普曰城下有三天子氣守正安得久未幾城破先是守正子婦符彥卿女也相者謂貴不可言守正曰有婦如此吾可知也叛意乃決城破舉家自焚符氏坐堂上不動兵入叱之曰吾父與郭公有舊汝輩不可以無禮公乃命柴世宗納之後為皇后三天子氣者周高祖柴世宗本朝藝祖也

錢若水為舉子時見先生先生曰明日再來若水如期往

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以火著畫灰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選人也後若水登科為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命老僧觀之僧云做不得做不得故不復留老僧者麻衣道者也

一云搏唐長興中進士遊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詩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蓋唐末時詩也常乘白騾從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騾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為道士葺唐雲臺觀居之藝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顧問甚久帝以其善相人也遣

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役輩皆將相也何必見王建儲之議遂定真宗卽位先生已化因西祀汾陰幸雲臺觀謁其祠加禮焉搏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伯長穆授李挺之李授康節邵堯夫以象學授种放教授盧江許堅堅授范諤此一枝傳於南方也又云希夷一日令洒掃庭除曰當有佳客至須臾明逸作樵夫拜于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爲顯官名聲聞天下明逸曰其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貴者不可爲賤亦猶賤者不可爲貴君相當爾雖晦迹山林竟不能安異日自知之又謂明逸曰君不娶

可得中壽明逸從之果至六十歲卒先是希夷爲明逸上世葬地於豹林谷下不定穴旣葬希夷見之言地固佳安穴稍後世世當出明將明逸不娶無子自其姪世衡至今爲將帥有聲

魏野

魏野岷州人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兔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咏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從游嘯詠終日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白衣以見真宗祀汾陰歲與李瀆並被薦野上言曰麋鹿之性頓纓

則狂豈能瞻對殿墀仰奉清燕上乃遣使圖其所居觀之復遣內侍存問

林逋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後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乃下逋時時泛小艇遊西湖諸寺惟留一童子應門客至童子延客縱鶴良久逋掉而歸蓋常以鶴飛爲客至之驗云自爲墓於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

既卒仁宗嗟悼賜謚和靖先生賻粟帛逋善行書喜爲詩既就藁隨輒棄之嘗客臨江時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爲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適罷三司故爲州守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葬之逋不娶無子

張學

張學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親友強之仕乃調清溪主簿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元豐中近臣薦其高行至元佑大臣復薦之起教授潁州辭不就于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學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

秘書郎、勅郡縣致禮敦請，竟不出。學孝弟，修于家，忠信行于友，聲名聞于人。蹈中守常，從容不迫，為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為耻。崇寧四年卒，詔以塋隱德丘園，聲聞顯著，賜謚曰正素先生。

順昌山人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于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問曰：亂何自起？眾爭為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矣

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因生之夕，父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駒，字夢麟。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甫弱冠，才氣超邁，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之書，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木以因學行。荐于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乃命因繼之。

靜修二字
佳絕吾嘗
焚香讀其
書執鞭欣
慕焉

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
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
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
自謂見之甚明加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所以得安居
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
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
始爲知義矣今因生四十三年矣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
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
尚之名以自媚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
崖岸卓絕之行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以蹤跡之

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耳向先儲皇以贊善
之命來召因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因卽時應命
後聞老母中風請還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因豈有意
于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
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邪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以優崇之
地邪是以形畱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因素
有羸病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疢瘡歷夏及秋後雖
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瘡
疾復作至七月初一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偶
念自歎旁無菘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一旦身危朝露必

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壙儻病勢不退
便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傷感由是病勢益
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命來至因初聞之惶怖
無地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
敢不扶病而趨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相候病愈遷延至
今服療百至略無寸效乃敢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
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稍退自備氣力倍道急進望閣下
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疏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
同其進與退本非難處之事故敢望閣下始終成就之書
上帝聞之亦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三十年四

月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
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玄嘗贊因畫
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
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
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
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
往也明矣亦將從孔子周公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王
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爲知言因所著號丁亥集其小學四
書語錄皆門生故友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因病中親筆

陳明卿曰撰碑得絹數千疋散之鄉人作志乞米十餘

石叔之倉廩二公文價何高吾不信也

藏書外臣傳卷六十八

心隱

阮籍

附咸瞻字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而喜怒不形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而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爲勝已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昺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合一之德據上台之

藏書

心隱外臣

卷六十八

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椽屬辟書
始下而下走為首昔子夏在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
子處于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常帶之士孤居特
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
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
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于是鄉
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為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
及曹爽輔政召為參軍籍因以疾辭屏居鄉里歲餘爽誅
故時人服其遠識焉司馬懿為太傅命籍為從事中郎及
帝崩復為司馬師大司馬從事中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

此一節甚好

未婚已六十日至婦如不知幾上年事不謂矣

籍為此言是直禽獸

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以酣
飲為常昭初欲為子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
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皆以酣醉獲免及司馬昭輔政籍
從容言于昭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即拜
籍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
簡旬日而還昭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子殺母者
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昭曰殺父天
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何也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
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厨營
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求為步兵校尉會昭讓九錫公卿

藏書 心隱外臣 卷六十八 二

不問于儀
真俗人也
平言此俗

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請府使取之見籍方
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
壯為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
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
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
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
殆致滅性裴楷住吊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吊嘖畢
便去或問楷凡吊者主哭客乃為禮籍既不哭君為何哭
楷曰阮籍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人宜以軌儀自
居時人歎為兩得籍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

不可惡道

對之及嵇喜來吊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
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
讐而司馬師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見與別或譏之籍
曰禮豈為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鑪沽酒籍嘗詣飲
醉便臥其側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
往哭之盡哀而還○淡○有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
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
名蓋譏笑師兄弟也是以它日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因
賦豪傑詩云景元四年冬卒年五十四作詠懷詩八十餘
篇為世所重者達莊論叙無為之貴嘗於蘇門山遇孫登

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
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
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
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
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
蠹之處禪中迺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兆也行不敢
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襜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
邑滅都羣蠹處于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
大蠹之處禪中乎籍雖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爲禮
法之士何曾等所仇司馬昭又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

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之曰仲容已豫晉
此流汝不得復爾或又言籍不當爲鄭冲作勸晉王蔑然
攷其文大槩謂褒德賞功禮典之常不必固讓而已演義
論步兵勸進之文醉不欲爲而強迫爲之非楊雄甘爲美
新者比是則然矣而未盡也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
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
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
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酣飲而已與從子修特相
善每以得意爲歡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善彈
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

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淡。不可榮辱矣。瞻素執無鬼論。忽有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良久。及鬼神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聖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太惡。歲餘病卒。孚字遙集。其母即胡婢也。嘗以金貂換酒。為所司彈劾。帝宥之。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在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顥卒。乃除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蘇峻作逆。識者

以為知幾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宇宙為狹。有時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視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而誓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矣。一日因大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

孰是不秋者

外臣

卷六十一

五

痛言
卷之六
五
笑而止平生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
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扁牖八荒
為庭衢行無輒迹居無室廬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
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
縉紳處士似世人語卓老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
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甕承槽銜杯漱醪奮髯
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然而醒
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
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揆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
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

王績仲長子光 附負苓者傳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也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聚徒
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知績誕縱不嬰
以家事鄉族慶吊冠婚不與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
長子光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
支積愛其真徙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權甚
積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雁時藥草自供以周
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
遊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
祖武德初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

王無功集
頗佳嫌其
賦太杯太
真

樂耶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
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
為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
餘又死績曰天不奪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為
清職績追述革酒法為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為
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
尊為師以葦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
不亂人有以酒邀者兼貴賤輒往又著五斗先生傳焉刺
史崔喜請與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杜之松為刺史
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管

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還堂成列諸
罷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
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
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六府五臟不
能無受也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
文王繁之不逮省文矣以為文王病也吾是以歎負苓者
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
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
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
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

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舍歎而嗟文王負其苓而行

种放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也放沉默好學父嘗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為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為業從學者日衆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携壺泝長溪坐盤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

值月夕直至宵分不喜浮圖氏嘗裂佛經以製帷帳多為歌詩自稱退士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於是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處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翰林學士宋湜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知制誥王禹偁言其貧不克葬詔賜錢三萬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助其喪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孝行純至可勵風俗簡朴退靜無謝古人復詔本府遣官詣山以禮發遣赴闕齋裝錢五萬放

心懸外臣

卷六十八

七

辭不起明年齊賢出守京兆復條陳請加旌賁卽遣官齎
詔召赴闕賜帛百匹錢十萬九月放至對崇政殿以幅巾
見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
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卽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巾
服簡帶館于都亭驛大官供膳翼日表辭恩命上知放舊
與陳堯叟游令堯叟諭意不聽其讓數日復召見賜緋衣
象簡犀帶銀魚御製五言詩寵之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帷
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日賜食學士院自是
屢得召對六年春再表暫歸故山詔許之將行又遷起居
舍人命館閣官宴餞于瓊林苑上賜七言詩三章十月遣

使就山撫問圖其林泉居處以獻優詔趣其入覲放以疾
未平爲請景德元年十月來朝言歸山久請計月不受條
詔特給之上曰放體格高古聞其歸私居終日默坐一室
山水之樂亦天性也每所詢問皆據經以對頗多裨益朕
優待之蓋以激浮競耳二年擢爲右諫議大夫表乞嵩山
養疾許之令河南府檢校召對資政殿曲宴學士院是冬
復來朝三年以兄喪請告歸終南營葬復召宴賜詩放表
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悉給焉十月復至大中祥符元
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求歸山宴
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卽席賦詩製序上作詩卒章云我心

虛佇日無復醉山中三年正月復召赴闕表乞賜告手詔
優答之作歌賜之乃齋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
就山存問四年正月復來朝從祀汾陰拜工部侍郎放屢
至闕俄復還山人有詒書嘲之者放不答放終身不娶尤
惡囂雜故京城賜第爲擇僻處然祿賜旣優晚節頗飾與
服于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至爭訟門
人屬族依倚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之嗣宗
屢遣人責放不法條上其事四月求歸山又賜宴遣之所
居山林細民多縱樵採特詔禁止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
觀側遣內侍就興觀基起第賜之假踰百日續給其俸然

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
規算糧臭之直以此時議浸薄嘗曲宴令羣臣賦詩杜鎬
以素不屬辭誦井山移文譏之上嘗語近臣曰放爲朕言
事甚衆但外庭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八年十一
月乙丑晨興忽取前後章疏藁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
會飲于次酒數行而卒計聞上甚嗟悼親製文遣內侍致
祭歸葬終南贈工部尚書錄其任世雍同學究出身初放
嘗見陳搏曰子宅日必白衣諫議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
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子其
戒哉放之晚節果如圖南之言

不爲
必出
要知天生
止人爲漢
不爲韓

吏隱外臣總論

卓吾子曰：使子房不爲韓，則終始辟穀人也。且不知有吏矣。安知有吏而隱乎？既已籍漢滅秦報韓，是以不容不吏。隱於漢耳。迹若吏，隱而心非也。吾迹其終之所就，又安得不謂之吏？隱乎？使侯生不遇公子，則終身抱關人也。一遇公子，則出奇畫策，刎頸相隨，視死如飴矣。何者？得死所也。迹若吏，隱而心亦非也。吾迹其七十之初，據其平生之寓，是以亦謂之吏。隱云耳。吾故曰：二子皆吏隱也。夫古今豪傑，終身不遇而卒老於抱關死於牖下者，何限也。彼侯生之得死於公子者，幸也。設不幸而不得死，則將終抱關將

終吏隱自不容不甘之矣。若子房者，當其既不能死，始皇於一擊之下，他年若又不能遂滅秦之寇，子房肯甘心辟穀已乎？嗚呼！國士之遇也。知己之感也。滅國之恨也。五世之冤也。千載豪傑，其揆一也。吏不吏隱，不隱皆迹也。非所論也。具眼者，倘以我言為然不。

吏隱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賢良方正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嚮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嘗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

諸書有此
截齊數

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眾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

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胡廣

胡廣字伯始，華容人也。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太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寵，交趾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勤苦，長大，隨輩入郡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會歲終，應選居，雄敕真助求其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帝以廣為天下第一。旬月

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虔上書駁之曰竊惟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其奇顯用年乖疆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若事下之後議者剗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不從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以病

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九年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會蕃被害代爲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性溫柔常遜言恭色以避權害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

元年薨使謁者護喪賜冢坐于原陵謚文恭侯拜家一人
 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縗經
 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熹平六年
 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
 邕為其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
 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
 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生蒸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
 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紋奕奕四
 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尉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
 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為二

浮語錄題
 之中庸

卓吾曰甚矣殺身之難也世之人士動以殺身律人過矣
 使必皆殺身而後可此賢者所以終身巖穴不肯見於世
 也胡廣趙誠雖不能如李杜之極諫力爭然李杜既死仍
 復有李杜者相繼而起羅列於朝誰之力歟其與自殺而
 遂已者厥功倍矣故曰天下中庸有胡公信哉其為中庸
 也豈若張禹者以帝師之重言聽計從乃曲意阿鳳專為
 孫謀者比乎吾是以亦謂吏隱也蓋隱於無名者也

譙周

譙周西充人也幼孤既長耽古篤學誦讀典籍欣然獨笑
 以忘寢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無造次辨論之才然潛識

內敏諳曉天文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亮卒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後姜維連年攻魏百姓凋敝周作仇國論以諷之及鄧艾伐蜀周勸後主出降時議欲奔吳或欲奔南中惟周以爲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人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吞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小稱臣孰與爲大再辱之耻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

或難周曰艾若不受降其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勢不得不受既受不得不禮後主猶疑周乃上疏曰易稱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逆授與人况禍已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國蒙賴周之謀也時晉文王爲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以病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以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

或書史隱外臣

八月而文王果崩。晉室踐祚，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與疾詣洛，秦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詎五年，陳壽嘗為本郡中正，周語壽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楊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之遺風，可與劉楊同軌，恐不出後數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六年秋，為散騎常侍，篤疾不拜，至冬果卒。

鄭繁

鄭繁，字蘊武，以進士登第，累擢左司郎中，家貧，求郡出為廬州刺史。黃巢自領表還經淮南，剽掠繁，移黃巢文牒請

奇○似○東○方○生

無犯郡界，巢笑而從之。一郡獨不被寇，罷郡，贏錢千緡，寄州帑。後郡治數陷，盜終不宥，犯繁使君寄庫錢，繁善為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歌，後體初去廬江，與郡人別云：唯有兩行公解淚，一時灑向渡頭風。滑稽皆此類也。遷給事中，僖宗以杜弘徽為中書舍人，弘徽宰相，杜讓能之弟也。繁以弘徽兄在中書，弟不宜同居，禁近封還制書，不報。繁即移病休官，無幾，以左散騎常侍還徵朝政有關繁上章論列事，雖不行，喧傳都下，執政惡之，改國子祭酒。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偃，繁每形於詩什，中人或誦其語於上前，昭宗見其激訐，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繁可

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笑而問之曰：「諸君大悞，俾天下人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繁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繁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表遜讓，不獲。既入視事，侃然守道，無復詼諧。三月餘，移疾乞骸，以太子少保致仕。光化二年卒。」

馮道

馮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爲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卽位，拜戶部侍郎、克翰林學士。道爲人能自

不可知

刻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菴，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餘食，諸將有掠得美女以遺道者，道不能却，皆寘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遇歲饑，悉出所有以周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道夜潛往爲之耕，服除，復召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莊宗遇弒，明宗卽位，雅知道，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戒明宗曰：「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蹙，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

地謂爲無事。反致傷失。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慮生於所忽。不可不慎也。明宗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饑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一首。明宗顧左右。錄之。常以自誦。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道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入。路王是爲廢帝。遂相之。廢帝卽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始遇。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同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朝來。對曰。無城無兵。安敢

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痴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大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之。爲元老云。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至滅夷中國之人者。道一言之力也。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大祖遂陽立。湘陰公斌爲漢嗣。遣道與趙上交。王度迎贊于徐州。贊未至。大祖遂代漢。左右知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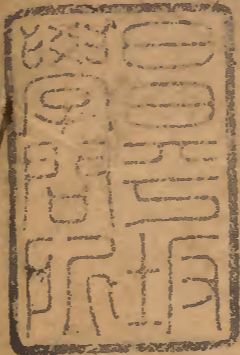
變欲殺道等上交。畏惶怖不知所爲。惟道偃仰自適。畧無懼色。其視喪若亡國。未嘗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歸以爲榮。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共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云。

卓吾曰。馮道自謂長樂老子。蓋真長樂老子者也。孟子曰。社稷爲重。君爲輕。信斯言也。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養民也。民得安養。而後君臣之責始塞。君不能安養斯民。而後臣獨爲之安養斯民。而後馮道之責始

盡。今觀五季相禪。潛移嘿棄。縱有兵革。不聞爭城。五十年間。雖經歷四姓。事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鋒鏑之苦者。道務安養之力也。譙周之見。亦猶是也。嗚呼。觀於譙周。仇國之論。而知後世人士。皆不知以安社稷爲悅者矣。然亦必有劉禪之昏庸。五季之淪陷。東漢諸帝之勿冲。黨錮諸賢之互爲標幟。乃可不然。未可以是而藉口也。

陳明卿曰。卓吾之稱馮道者。以能安養民也。稱其廣者。以李杜死而李杜繼起于朝也。卽此二語於二公何涉。

藏書外臣傳卷六十八 終



Handwritten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right page, including the number '三' (three) near the bottom.

